

大学应有怎样的人文精神？

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通讯员 浩洁 图\陈德雄

2011年5月17日至20日，“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发展论坛”系列学术活动，聚集了岛内外众多学术名人和学者。论坛上，专家学者们就海南历史文化研究的价值、大学中的文学、大学人文学科现状及发展走向、作用、使命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海南大学学生参加社会活动。海南日报记者 林萌 摄

东坡沙龙现场



陈德雄 摄

海南历史文化研究的价值

海南历史文化研究的价值以及现状，引来与会专家学者的热情关注。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院长刘复生在开场白中说，经过众多学术前辈和学者的艰苦努力，海南历史文化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研究成果，这需要我们认真回顾与清理，并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思考海南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可能性。我们要解决一些理论和观念问题，争取使海南历史文化超越单纯的地方性研究的层次，从而达到某种普遍性的高度。如果没有一种大视野做内在支撑，关于海南的具体研究再细致，文献积累再丰富，意义终归有限，也很难在全国学术界范围内获得认可，并确立其地位。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院长闫广林教授从地缘政治即海洋作用对于主权国家的重要性，文化类型即海南生活方式的自然主义特色、独特的人道主义色彩，理论角度即诗意化的生存、新奇化的国际旅游岛三个方面说明海南历史文化的研究价值是极其重要和丰富的。

海南师范大学张一平教授，把南海研究问题提升到国策研究的高度，引起与会者的重视。他认为，对海南历史文化的研究需要把握住一些海南的特点，使海南历史文化研究在国内争得一席之地。比如海南是重要的海上运输通道，自古以来海洋渔业文化与南洋文化较为发达，尤其是长期以来作为国防的前线远离大陆，海南历史文化有自然主义特色，自在、随意，顺其自然的特点，思想自由度较高，文化资源有利于传承和保存。他提出南海文化不容忽视，它必须作为海南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南海的重要性决定了对其研究的必要性。这需要海南历史研究者形成共识，重新审视被我们忽略多年的海洋文明，文化团体和专家学者之间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密切配合，以历史文化学的角度参与研究南海，这也能够给政府对南海现实问题的研究起到补充作用，这样的研究在全国来讲应该算是率先的举动。

海南历史文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矛盾及解决方法等都是论坛关注的话题。琼州大学教授林日举认为，海南历史文化横向研究不均衡，纵向上研究不平衡，历史越早的历史文化，研究越少；同时，黎族历史文化研究较多，苗族、回族和汉族历史文化研究较少。另外，民间文学和艺术等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没有发挥海南文化内在的作用。

海南省委党校副教授詹贤武认为海南历史文化研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接关系；与南方少数民族的比较关系；重视文化系统的复杂性，研究海南各族的多元性和独特性；强调作为输出文化对整个中国的影响；等等。

海南大学副教授张朔人对海南历史文化研究充满信心，他认为，国家从政策、经济上对海南发展的鼓励，大学、报社等平台的帮助支持使得“海南历史文化研究恰逢其时，一定能大有作为”。

与会者认为，海南历史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历史悠久，文化丰富，资源旺盛，值得深入研究，也需要政府、民间各界的共同关注与支持。只有这样，才能使它在全国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大学中的文学：心灵的滋养和独特的使命

在这次论坛上，以大文豪苏东坡命名的“东坡沙龙”拉开了首场

序幕。以“大学中的文学”为主题的沙龙吸引了众多海大学子，沙龙活泼、开放的形式也让人耳目一新。海南大学教授张志扬借《诗经》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为引，认为一个“素”字即为人的“底色”，提出“守住‘素’的尺度要靠学科分类的文学教养。”张志扬指出，大学生通识教育、品德教育、自制力、自律、责任感这些东西需要靠文学，靠文科带来，可见大学中的文学存在的重要性。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院长闫广林教授从“什么是大学”讲起，联系古今中外大学的建立，重申“独立之思想、学术之自由”的大学精神，提出“大学生要有修养，要有境界”，“大学生需要拓展和提升他们的境界、知识领域，注重人文关怀”，以此来说明“人文学科不光有专业的意义，人文学科的重视、发展过程对整个学校对学生的人生也具有精神建设性的意义，否则大学可能是苍白的”。

海南大学教授杨国良则从自身经验出发，回顾大学时代文学对自己的“心灵的滋养”，认为“文学阅读在那个时候像呼吸一样不可缺少”，得出“阅读在滋养灵魂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拓展我的心灵空间，逐次惊叹我的生命内在的奇妙。通过阅读，慢慢地了解我自己。”杨国良坚信，没有文学的大学或文学干枯的大学，想象力、好奇心、生命的激情等不可能丰盈饱满。

公共关怀与文学想象力

海南大学教授耿占春从理念入手，指出“文科是向社会输出理念，各种各样的做人和学术观念”，“理念的讨论和辨析是人文学科重要的内容”，而哈贝马斯把思想的交流和理念的输出作为一个民族生产力的一半，这充分说明了文科对一个国家乃至世界的重要意义。

海南大学教授曹锡仁从现实生活出发，揭示出文学在公共道德、心理趋向上的介入作用，指出这“根本的还是怎么为人，怎么做人的问题”，从而再次强调文学的“独特使命”。海南大学教授焦勇勤则从文学的想象力谈起，借助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轻逸”一词，认为“文学可以借助形象，但它不是现实，而只有通过叙事，通过事件来赋予它意义，事件才能进入到文学当中。对于文学来讲这一意义就是赋予现实某种特殊性意义”，“艺术所赋予我们的一种能力，可能就是我们来面对现实的另外一种方式”。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院长刘复生教授指出，当代的文学表现出想象力的萎缩，“这个时代会讲故事的不是诗人、小说家，而是经济学家。”什么冰棍理论、吐痰理论全是经济学家发明的叙事，而文学只会在既有的意识形态框架内重复别人的故事，没有能力发现生活的新的可能性。当前大学中的文学研究的问题，一是文学介入社会功能的丧失，把文学“退缩到某个纯审美经验”的层面中去，结果视野越来越狭窄，现实意义越来越小；二是“把文学研究追求成为一门学问，追求成为经典的学科”，封闭了它与世界的活生生的联系。他认为：文学必须要有想象力，“文学要有一个超越各种意识形态、主流观念，去理解当代社会，想象世界的能力。”

海南大学教授闫广林指出，“文学是活的”不是“概念性的知识”，一定要有挑战精神、怀疑思想。海南大学李溢教授重提“清高”这个词，反问“现代的大学教授，文人们有多少清高这个东西还在？”他提倡文学的坚守，以保持文学的独立性。

海南大学副校长胡新文做了总结性的发言。他认为，大学的生机与活力强与不强，人文学科是灵魂。文学对人性的滋养，文化对人的化育，造就了人内心世界和人生境界的不同。他表示，海南大学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人文学科一定要加强，让大学中充满人文的气息，无愧于时代的厚望。**■**